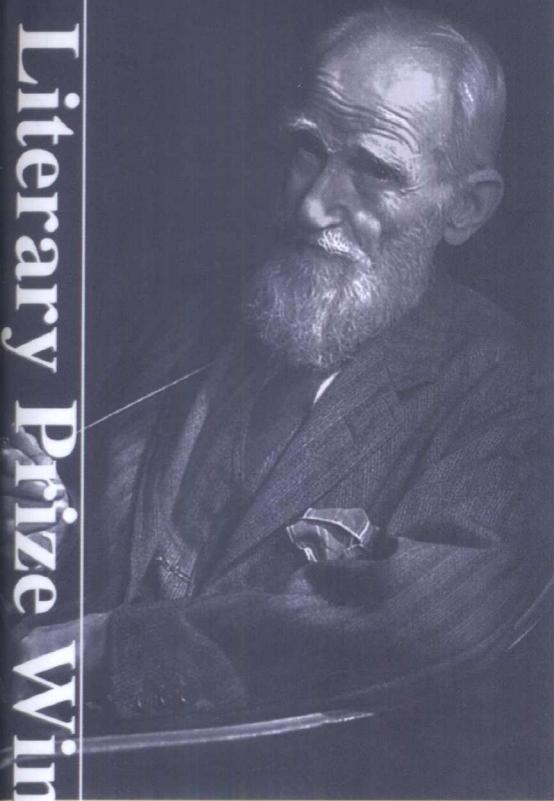


# Literary Prize Winners

漓江出版社



Sully Prudhomme 1901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1905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 EUCKE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K 1911  
GERHART HAUPTMANN 1912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  
KARL ADOLPH GJELLERUP  
HENRIK PONTOPPIDAN 1917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N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D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RD 1937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 JENSEN 1944  
GABRIEL MARIÉ 1945

主编 / 刘硕良

##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英国] 萧伯纳 / 著  
杨宪益 申慧辉 / 等译

JOHN STEINBECK 1962

GEORGE SEFERIS 1957

SHMUEL YOSEF AGNON 1966

MAXIMILIEN SACHS 1966

JOHN GALT WHITCOMB 1973

JOHN BROWN EDWARD JOHNSON 1974

PER ALFRED MARTINSON 1974

Eugenio Montale 1975

SAUL BELLOW 1976

VILMOS ALEXANDER 1977

FRANCIS STERLING 1978

ELIAS CANETTI 1981

WILLIAM GOLDING 1983

CLAUDE SIMON 1985

WOLE SOYINKA 1986

JOSEPH BRODSKY 1987

404



1561.35  
X 44  
2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主编 / 刘硕良

# 圣女贞德

(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英国] 萧伯纳 / 著

杨宪益 申慧辉 / 等译

下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漓江出版社

# 目 录

## 下 册

- 人与超人(1901~1903)..... 张全全译(267)  
匹克梅梁(1912)..... 杨宪益译(465)  
圣女贞德(1923)..... 申慧辉译(581)

### ·附 录·

- 授奖词 ..... 佩尔·哈尔施特龙(717)  
萧伯纳生平大事年表 ..... 申慧辉辑(724)

哲 理 喜 剧

人与超人

(1901~1903)

张全全 译



## 第一幕

[鲁贝克·拉姆斯在他的书房里拆着早晨来的信函。书房布置得富丽堂皇，使人一望而知主人的阔绰。房内一尘不染，可见楼下少说有两名女仆和一名侍婢，而楼上的女管家则一刻也不让她们闲着。就连鲁贝克的头顶也熠熠生辉，若是赶上大晴天，他只需点点头，便能借阳光的反射将命令传送到千里之外的兵营。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地方能够说明他是军人了。在活跃的公民生活中，他养成了自命非凡、不可一世的神态；自从击退了敌人，享受到安逸、荣华和权势时起，他那坚毅果断的嘴方才罢休，变得温和起来。他不仅是位极有声望的人，而且是所有极有声望的人中的佼佼者；他是董事会员中的会长，市参议会员中的市长。四缕灰色的头发均匀地长在两个耳朵上端和鬓角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变得白如霜雪的，除此之外，决不会有别的可能。他身着黑色长礼服，白色马甲（时值春光明媚之日）和黑不黑、蓝不蓝、属于一种混合色的裤子，这种颜色的裤子是现代布匹商为了迎合那些有声望的人而染的。今天他还没

出过门，所以仍穿着拖鞋。他的靴子已经准备好，放在炉边的地毯上。他没有男仆，也没有拿着速记本和打字机的文书，从这点来看，我们这位了不起的公民的家庭生活还没有受新时尚和新花样的影响。铁路和旅馆业所经营的让你花上两个基尼<sup>①</sup>——包括头等的来回车票——就能从星期六到星期一在佛克斯通<sup>②</sup>过真正绅士生活的买卖，也没有使他动过心。

〔鲁贝克多大年纪了？这是思想剧开始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取决于他的青年时代是属于六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其实，他生于1839年，从小就是个一神教论者和自由贸易论者；《物种起源》<sup>③</sup>出版后，他又成了进化论者。因此，他向来认为自己是个进步的思想家和大胆直言的改革家。

〔他坐在写字台前，右边的几扇窗户朝波特兰大街敞着。如果窗帘没放下，好奇的观众就可以像透过舞台的镜框那样透过这些窗户，窥见到他的侧影。他的左边是内墙，里面靠着气派的书柜；门并不在正中，而是离他稍远。他对面的墙上有两根圆柱，上面挂着两幅半身像：左边的一幅是约翰·布赖特<sup>④</sup>，右边的一幅是赫伯特·斯宾塞<sup>⑤</sup>先生。两幅像中间挂着

① 旧英国金币，合二十一先令。

② 伦敦一港口。

③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92）的专著，写于1859年。

④ 约翰·布赖特（1811～1889），英国演说家。

⑤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

·第一幕·

理查德·考伯登<sup>①</sup> 的雕像；此外还有马蒂纽<sup>②</sup>、赫胥黎<sup>③</sup> 和乔治·艾略特<sup>④</sup> 的放大照片，瓦茨<sup>⑤</sup> 先生的单色寓意画（因为鲁贝克是个不懂美术而又热衷于美术的人）以及杜邦雕刻的德拉罗切<sup>⑥</sup> 的美术半圆形壁画，上面各个时代的伟人应有尽有。在他后面的墙上，壁炉架之上，有一张黯淡不清的合家欢。

[离写字台不远，放着一把椅子，供来办事的客人而坐。两幅半身像的中间也有两把椅子靠墙放着。

[侍婢拿着客人的名片入内。鲁贝克接来一看，高兴地点点头。这显然是个受欢迎的客人。

**拉姆斯登** 请带他进来。

[侍婢退下，领客人进屋。

**侍婢** 罗宾逊先生。

[罗宾逊先生不愧是位英俊非凡的青年。人家见了准以为他是谈恋爱的小生呢；因为一出戏里不会出现第二位这样富有魅力的人物。修长、匀称的身材，考究的崭新的丧服；头不大，面庞端正；潇洒的胡髭，坦诚清澈的双眸；脸上焕发着青春的光彩；头发梳得整齐、油亮——并不拳曲，但乌黑浓密；拱形的眉宇间透出善良的天性；宽

① 理查德·考伯登（1804~1865），英国政治家。

② 马蒂纽（1805~1900），英国哲学家。

③ 赫胥黎（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

④ 乔治·艾略特（1819~1880），英国女小说家。

⑤ 瓦茨（1817~1904），英国画家。

⑥ 德拉罗切（1797~1856），法国画家。

大的前额以及尖细的下巴——所有这些都表明，此人将来会恋爱并因其而受苦。但从他那可爱的真诚和热烈而谦恭的态度来看，他肯定是位性情和蔼的人，因而会得到他人的同情。他刚露面，拉姆斯登的表情犹如父亲见到儿子般的欣喜，可是当年青人愁容满面、身穿丧服走向前来时，他的表情又夹着淡淡的悲哀。拉姆斯登仿佛明白了悲哀的原因。当客人默默地走向写字台时，老人起身，一言不发地隔着桌子同他握手。这是一次长时间的、充满深情的握手，它讲述了最近他们共同所经历的悲哀的始末。

**拉姆斯登** （握完手，振作起来）没关系，奥克泰维斯，那是共同的命运。总有一天，我们都免不了会遇到它。请坐吧。

〔奥克泰维斯坐在客人席上。拉姆斯登也回到原位坐下。〕

**奥克泰维斯** 是的，我们都免不了会遇到它，拉姆斯登先生。但是我欠他的人情太多，他为我献出了一切；他做了只有我父亲在世时才会做的事情。

**拉姆斯登** 你知道，他自己没有儿子。

**奥克泰维斯** 可他有女儿啊。不过他对待我妹妹也像对待我一样好。他死得太突然了！我总想感恩——让他知道我实际上并没有白白受他的关照，就像孩子受父亲的关照一样。但我在等待着报答的机会，没想到他却死了——猝不及防地死了。他再也不会知道我的心意了。（他掏出手帕，失声痛哭。）

**拉姆斯登** 我们哪儿料得到呢，奥克泰维斯？也许他会知道，我们也说不准。好了！别难过了。（奥克泰维斯抑制住感

·第一幕·

情，收起手帕）这就对了。我还是跟你说点宽心的事吧。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就是在这间屋子里——他对我说：“泰维<sup>①</sup>是个气度宽宏的孩子，对荣誉极为珍视。当我看到别人得不到儿子多少体贴时，我才感到他对我比亲儿子还亲。”怎么样！听了这话，你不觉得好点儿了吗？

**奥克泰维斯** 拉姆斯登先生，他生前常跟我说，世上他所遇到过的唯一对荣誉极为珍视的人就是鲁贝克·拉姆斯登。

**拉姆斯登** 噢，那是他的偏见。我们是老朋友了，这你知道。不过，他也常常说起你。有些话我真个知该不该告诉你！

**奥克泰维斯** 随你的便。

**拉姆斯登** 是关于他女儿的事。

**奥克泰维斯** （急切地）关于安！请告诉我吧，拉姆斯登先生。

**拉姆斯登** 嘴，你不是他儿子，他还是挺高兴的，因为他觉得安妮<sup>②</sup> 和你迟早会——（奥克泰维斯面色绯红），好啦，也许我不该对你说，但是他确实是一片诚心。

**奥克泰维斯** 啊，我真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呢！拉姆斯登先生，我并不在乎金钱和人们所说的地位；对千方百计想得到它们的事也没有任何兴趣。不错，安的天性完美无瑕，但她对那种事非常热衷，认为要是一个男人没有雄心，那他的性格就有缺陷。她知道，如果她嫁给我，她就得想办法自我解嘲，因为我一事无成，那是件丢脸的事。

**拉姆斯登** （起身，背对着壁炉）瞎说，孩子，真是瞎说！你

① 泰维，奥克泰维斯的昵称。

② 安的昵称。

太谦虚了。她那个年纪，哪儿晓得男人的真正价值呢？（更严肃地）此外，她是个非常孝顺的姑娘。她父亲的意愿对她来说是神圣的。你知道，自从她长大成人以来，我不相信她居然会把自己的意愿作为干什么或不干什么的理由。什么时候都是“爸爸要我这样”或者“妈妈不喜欢那样”。这几乎真的成了她的缺点了。我经常告诉她，她必须学会为自己着想。

**奥克泰维斯** （摇头）我不能因为她父亲希望她嫁给我而叫她这么做，拉姆斯登先生。

**拉姆斯登** 也许不能。对，当然不能。我明白了。对，肯定不能。不过，当你以自己的优点征服她时，那对她实现父亲以及她本人的夙愿来说将是莫大的快乐。对吗？好！你去向她开口，好不好！

**奥克泰维斯** （苦笑）我向您保证，无论如何我也决不去向任何别的人开口。

**拉姆斯登** 啊，你用不着去开口。她会答应你的，孩子——虽然（说到这儿，他突然变得异常严肃）你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奥克泰维斯** （焦急地）什么缺点呀，拉姆斯登先生？这样说吧，我身上有许多缺点，您指哪个？

**拉姆斯登** 我告诉你，奥克泰维斯。（他从桌上拿起一本红布面精装的书）我手里有一本最无耻、最肮脏、最恶毒、最卑鄙的书，它侥幸没被普通刽子手烧掉。书我还没读，我不想用这样污秽的东西玷污我的心；不过我看到了报纸关于此书的评论。我光看书名就够了。（读书名）《革命者手册和袖珍指南》，富闲阶级会员约翰·泰纳尔著。

奥克泰维斯 (微笑) 可是杰克——

拉姆斯登 (愠怒) 求求你了，别在我的家里叫他杰克。(他用力把书扔到桌上。然后他气消了点，绕过写字台走到奥克泰维斯跟前，在距他很近的地方郑重其事地说) 奥克泰维斯，我现在才明白我故去的朋友说你是个气度宽宏的孩子有多么正确。我明白了，这个人从前是你的同学，你必须同他站在一起，因为你们从小就有交情。不过我请你考虑一下，现在的情况已有所不同。你在我朋友家是作为儿子来对待的。你住在那儿，你的朋友又不能被拒之门外。由于你在，泰纳尔这家伙几乎从小就在那儿进进出出。他叫安妮的教名和你一样随便。当然，她父亲在世时，这是她父亲而不是我的事。泰纳尔这个人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孩子，他的观点仿佛是一顶大人的帽子扣到了孩子的头上，显得非常可笑。可眼下，泰纳尔和安妮都已长大成人，而她的父亲却去世了。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他遗嘱的具体内容，不过他生前倒是反复跟我说过这事。我深信遗嘱指定我为安妮的监护人和委托人，正像我深信你正坐在那儿一样。(用力地) 现在我老实告诉你：我不能也不愿叫安妮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为了你的缘故叫她受泰纳尔这家伙的亲近之苦。这样不公平，也不合适，实在说不过去。对此你打算怎么办？

奥克泰维斯 可是安亲口对杰克说过，无论他的观点如何，他总是受欢迎的，因为他认识自己亲爱的父亲。

拉姆斯登 (不耐烦地) 那姑娘真不知怎样孝敬父母才好了。(他像一头暴躁的牛一样，猛然朝约翰·布赖特的像冲去，但像上的表情对他并无同情。他说着又朝赫伯特·斯宾塞

发起火来，而斯宾塞对他更加冷淡）对不起，奥克泰维斯，不过社会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你知道，我并不是个固执己见、抱有偏心的人。有些人因为向教会和贵族奴颜卑膝，没做什么事却得到各种头衔，而我仍然是清白的鲁贝克·拉姆斯登，我为良心的平等和自由在努力。怀特菲尔德和我由于先进的观点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我还分得清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是自由恋爱。假如我成了安妮的监护人，那她得知道她对我是有义务的。我不想那样，真的不想。她必须禁止约翰·泰纳尔到家里来，你也必须这样做。

〔侍婢回来。

奥克泰维斯 可是——

拉姆斯登 （注意着侍婢）什么事？

侍婢 泰纳尔先生想见您，先生。

拉姆斯登 泰纳尔先生！

奥克泰维斯 杰克！

拉姆斯登 泰纳尔先生居然敢来看我！就说我不见他。

奥克泰维斯 （伤心地）您这样把我的朋友拒之门外，我很遗憾。

侍婢 （平和地）您并不在门口，先生。他和拉姆斯登小姐在楼上的客厅呢。他是和怀特菲尔德夫人、安小姐和罗宾逊小姐一起来的，先生。

〔拉姆斯登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奥克泰维斯 （喜笑颜开）杰克就是这样，拉姆斯登先生。即使是为了赶走他，您也必须见他。

拉姆斯登 （强压着火一字一句地说）上楼去请泰纳尔先生，

·第一幕·

劳他大驾下来一趟。（侍婢出屋。拉姆斯登回到壁炉前，仿佛壁炉是堡垒似的）真是傲慢无礼之极。如果这些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表演，我希望你喜欢它们。安妮还跟他在一起！安妮！安——嗯（他语塞了。）

**奥克泰维斯** 对，对此我也感到意外。他平时怕安怕得要命。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名堂。

[约翰·泰纳尔突然开门进来。他还年轻，不能把他误认为留着胡须的大胖子；但到了中年，他肯定会变成那种类型的人。他依然保持着青年时的苗条体态，不过这种体态并不是他刻意追求的结果。他的大礼服同首相穿的不相上下。挺胸、耸肩、抬头，与其说像马鬃，不如说是一大束淡褐色的头发从威风的前额向后披去，带有奥林匹克式的壮严。他更像是朱比特<sup>①</sup>，而非阿波罗<sup>②</sup>。他口若悬河，性情浮躁，好激动（请看他出气的鼻孔和恰好有一英寸又三十二分间距的炯炯的蓝眼睛），或许还有点不正常。他衣着考究，这倒并非出于喜欢华丽的虚荣，而是由于他自以为是的感觉，就连串门这样的事，他也看得像去参加结婚仪式或奠基典礼一样重要。他是个敏感、易动、夸张而热情的人。丧失了幽默感，他便会成为狂妄自大的人。]

[时下，幽默感正好缺席。说他正处于兴奋状态等于没说，因为他所有的情绪都是兴奋的不同表现。他现在处于惊恐的状态。他直奔拉姆斯登，仿佛要开枪把他打死在炉毯上一般。不过，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不是手枪，而是

① 古罗马神话中的主神。

② 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一份大张的文件。他把文件扔在拉姆斯登愤怒的鼻子底下，大声说道：

泰纳尔 拉姆斯登，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拉姆斯登 （倨傲地）不知道，先生。

泰纳尔 那是怀特菲尔德遗嘱的副本。安早晨拿到的。

拉姆斯登 你所说的安，我想是指怀特菲尔德小姐吧。

泰纳尔 是指我们的安：你的安，泰维的安，现在，天助我也，我的安！

奥克泰维斯 （起身，面色苍白）什么意思？

泰纳尔 什么意思！（他举起遗嘱）你知道遗嘱指定谁为安的监护人吗？

拉姆斯登 （冷淡地）我才是呢。

泰纳尔 你！你和我呀。我！我！！我!!! 我们俩！（他把遗嘱丢到写字台上。）

拉姆斯登 你！这不可能。

泰纳尔 只怕是千真万确。（他在奥克泰维斯的椅子上坐下）

拉姆斯登，别让我担这份责任吧。你没有我了解安。凡是有身份的女人所能犯的罪，她都会去犯；而且她还会为每一桩罪作这样的辩解，说那是监护人的主意。她会把一切都推到我们身上。我们对她不过是像两只老鼠看管一只猫罢了。

奥克泰维斯 杰克，我希望你别把安说成那样。

泰纳尔 这个人爱上了她，那就更麻烦了。她也许会抛弃他，就是我不同意；也许会嫁给他，就是你的命令。跟你说吧，对于我这样年纪和脾气的人来说，这是个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第一幕·

拉姆斯登 我看看那份遗嘱，先生。（他走到写字台前拿起遗嘱）我不相信，我的老朋友怀特菲尔德这样不信任我，把我同——（他读着遗嘱，露出失望的表情。）

泰纳尔 这都是我干的事，真是太可笑了。有一天他告诉我要请你做安的监护人。我像傻瓜一样和他争论，不该把一位小姐交给一个满脑子旧思想的老头子来照管。

拉姆斯登 （愕然）我满脑子旧思想!!!

泰纳尔 一点不错。我刚写完一篇文章，叫做“打倒老头子当权的政府”。文中有充分的论据和说明。我说，最好把老人的经验同青年的活力结合起来。他一定是相信了我的话而把遗嘱修改了——遗嘱是在那次谈话仅两星期之后写成的——指定我和你为共同的监护人！

拉姆斯登 （面色苍白但毅然地）我拒绝这样做。

泰纳尔 那有什么用？我从里奇蒙街到这儿一路不停地拒绝，可安却坚持说什么她是个孤儿呀，不能叫父亲生前喜欢到家里来那些人来照顾她呀。那是最新的把戏。一个孤儿！这就像听见一艘铁甲船在风浪中求救一样。

奥克泰维斯 这不公平，杰克。她是个孤儿，你应该保护她。

泰纳尔 保护她！她的处境多危险呀！她有法律保护，有社会同情的保护；她腰缠万贯却没有良心。她需要我做的就是肩负起她所有的道德责任，牺牲我的意愿去干她想干的事。我管不了她；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损害我的名声。我还不如当她的丈夫呢。

拉姆斯登 当监护人的事，你可以拒绝接受。我一定会和你一样拒绝接受的。

泰纳尔 对。可她会怎么说呢？她现在怎么说？就说她父亲的

意愿对她是神圣的，就说不论我是否尽我的责任，她也总会把我当做她的监护人。拒绝！当一条巨蟒缠在脖子上时，你也能拒绝吧？

**奥克泰维斯** 这种话太叫我难堪了，杰克。

**泰纳尔** （起身走到奥克泰维斯那儿安慰他，但仍在悲叹）假使他想找个年轻的监护人，那他干吗不指定泰维呢？

**拉姆斯登** 是呀！为什么呢？

**奥克泰维斯** 我这就告诉您。他曾经跟我打过招呼，但我因为爱她而拒绝了他的信任。我没权让她父亲硬叫我做她的监护人。他跟她谈过此事，她说我做得对。我爱她，这您知道，拉姆斯登先生，杰克也知道。如果杰克爱一个女人，不论我多讨厌她，也不会当着他的面把她比作一条巨蟒。

（他坐在半身像中间的椅子上，面冲着墙。）

**拉姆斯登** 我不相信怀特菲尔德是在神智清醒的时候写下那份遗嘱的。你已经承认，他是在你的影响下写的。

**泰纳尔** 是受了我的影响，你应该好好感谢我才是。他留下了二千五百磅酬劳你。他还给泰维留下了五千磅，给他妹妹留下了一笔嫁妆费。

**奥克泰维斯** （眼泪夺眶而出）哦，这钱我不能拿，他们对我们太好了。

**泰纳尔** 要是拉姆斯登对遗嘱有怀疑，那你就得不到这笔钱。

**拉姆斯登** 这下我明白了。你把我逼得进退两难。

**泰纳尔** 他交给我的只是对安所负的道德责任，因为我的钱已经够多的了。这说明他的神智是清醒的，不是吗？

**拉姆斯登** （板着脸）这我承认。

**奥克泰维斯** （起身从壁炉的墙边走上前来）拉姆斯登先生，